

桦甸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吉林省桦甸市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目 录 1990

1	我记忆中的黄政委	曹 振
8	刘毓麟烈士传略	赵青山
10	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军政学校在桦甸	徐明举
14	二十家子事件始末	常秉智
16	烽火年代的集体婚礼	李海军
18	吉林省学生工作团在桦甸	张德庆
21	解放战争时期桦甸的剿匪斗争	王忠堂
23	日伪时期桦甸的“集团部落”	李 柏 张春民
28	有关“胡匪”围攻桦甸县城的回忆	陈守礼
31	桦甸的“家理教”	邵宝福
43	桦甸县基督教会的往事回忆	初 彦
46	私塾与国民义塾	王岱兴
49	桦甸第一所官办小学堂	卢广生 袁训清
51	明桦国民优级学校附设补习科始末	冯世祥
53	桦甸儒生——贾秀才	张书海 刘佃中
55	民国时期桦甸的金融业	江元龙
60	五十年“霜柏”误“霜柏”	李其泰
62	龙泉宫琐记	卢广生
66	桦甸“莲花泡”	刘 忠

编者按：黄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黄霖同志曾经在桦甸战斗和工作过，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桦甸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85年10月13日，黄霖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今天，我们发表曹振同志的回忆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记忆中的黄政委

曹 振

黄政委，就是于1946年至1947年担任过桦南工委书记、桦甸县委书记的黄霖同志。由于他兼任过桦南游击大队政委，人们都习惯称他“黄政委”。

1946年5月敌人进攻长春，当时担任长春市东荣区委书记的黄霖同志带领部分同志撤出长春，活动在吉南地区。当年7月份，在去磐石县开展革命工作的行军途中，黄霖同志路过我家治安屯，并住过一宿。不久，他率部返回桦甸，开辟和建了桦南地区革命根据地，并担任桦南工委书记，在我的家乡工作了整整一年时间。当时由于我家房子较为宽绰，他就在我家办公和食宿，从此我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

黄霖同志当时有40多岁，操南方口音，个头较小，腰板挺直，精神饱满，机智敏捷，一看就是个行伍出身之人。他身穿一套黑色粗布衣服，脚穿普通布鞋，给人以生活朴素、刚毅坚强、多才多艺、知识渊博之印象。工作之余，他经常与我谈话，讲解革命道理，启发和教育我，不久又让我担任自卫队（民兵）小队长。有一次，他把他在延吉工作的爱人胡瑞英和孩子的照片拿出来让我和父母看，说他也很想念自己的亲人，但为了革命总是要离开家的。后来我才理解到，他是在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启发和教

育我们全家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动员我多做些工作，先后让我参加丈量土地，书写标语口号，派我和治安屯民兵中队长刘世祥进入敌人占领的桦甸县城侦察敌情。他还于1946年冬季写了条子，让我带着口粮，去靖宇县那尔轰区小西头屯参加短训班学习。在他的熏陶和引导下，我逐步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革命和怎么革命的道理，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2月1日，黄政委在腰窝堡屯（现利福林屯）开办桦南地区短训班，并通知我参加了这期短训班的学习。在此期间，于2月12日发生了国民党保安队偷袭我工作人员宿营地、造成我干部战士重大伤亡的“李油坊事件”（编注：详见本刊第四辑）。敌人的反动与残忍，激起了我这个满腔热血青年的义愤。我在原区委书记季中卓、区财粮助理陈志忠烈士的追悼会上发言，表示要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积极投身革命，并报名要求脱产参加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2月21日短训班结束，我和本屯的吕殿臣被正式批准补充到重新组建的桦甸县桦南区政府任财粮干事。从此，我正式参加了革命。

黄政委革命意志非常坚强，工作精明强干。在桦南地区开辟根据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他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他讲话声音洪亮，生动感人，见解精辟，分析问题和揭露问题一针见血。他先后四次举办训练班，培训了大批的干部，并亲自为学员讲课，对于学员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针对性很强。

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桦南根据地，他职务最高，配有一名饲养员（喂马）和一名警卫员。按规定可以吃中灶，但他始终住在老百姓家，和群众吃一样的饭菜。我们屯那时非常穷，有的人家根本没有房子，住在地窖子（地窨子）里。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劳苦群众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加上瘟疫流行，弄得很多人家家破人亡。有时这个人刚刚过去，那个人又命归黄泉，有的人家竟

然死绝了根。我们家后边的都本财家，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弟弟，生活非常困难，穷得连窗户纸都买不起，屋里光线很暗，气味难闻。黄政委知道后就曾住在他家，用板子在地上搭铺睡。他和群众一起吃苞米糗子、大饼子和咸菜，群众都愿意接近他。

他做思想工作耐心细致，看问题有预见性。在短训班结束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他就在会场屋里和我谈了一次话，鼓励我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他说：“革命就是这样，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跟上来。不要怕敌人，敌人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但也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麻痹轻敌。”他还说：“你是独生子，父母不太愿意让你离家出来工作，将来我到你们屯时再和他们谈谈，做做他们的工作。你父亲为革命受了伤（给部队挂马掌时被马踢伤），劳动与生活都有困难，当地老百姓会照顾好的。”最后当他了解到我对区政府工作有些打怵时，嘱咐我找新任区长谈谈，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干革命工作。这些话使我深受感动，现在虽已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我仍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他对敌人十分憎恨，但在工作中又十分注意政策。“李油坊事件”发生后，他为战友的牺牲和革命遭受损失十分悲痛，睡眠很少，眼睛红肿，嗓音嘶哑。在烈士追悼大会上，他号召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敌人的反动本质，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他又严肃地批评某些同志不注意政策、要杀掉被抓到的两名伪乡公所职员的错误做法，从容镇静地处理了这一事件，释放了敌伪人员，防止了斗争的扩大化，在分化瓦解敌人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他处理问题非常敏锐，从不含糊其辞。在一次动员群众组织担架、支援前线的干部大会上，我提出群众工作难做，有的老百姓很坏，把车轱辘卸下来单独保管，目的就是不准我们使用车辆。黄政委当时没说什么，但在总结讲话时，尖锐地批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够，并引用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的有关章节段落，反问我们向群众宣传了没有，使我们深受触动。

1947年5月，桦甸人民迎来了第二次、也是最后的解放，黄霖同志调任桦甸县委书记，我仍在二区当财粮股长。我们从此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记忆中我们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二区办农民训练班，全体干部都参加，黄霖同志到会主持并作了报告，另一次是1947年秋天，在集厂子小学开会斗争处决程安国、程安民两个恶霸，黄霖同志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只能在电话里互致问候（他从县里往区里打电话经常由我来接），他一听口音是我，就亲切地问长问短。

1948年1月，黄霖同志调到省委工作，同年8月任省委副秘书长。1949年5月，他到江西省工作，担任南昌市委书记。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这位倍受尊敬的老师、老领导。1955年，我在省政法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因公外出到江西，听说他已担任了副省长，几经周折也未能找到他，好不惆怅！

“十年动乱”期间，我被无辜关押“审查”，单位两次派人到江西外调，回来说黄霖同志“多次被扑叛变”。我犹豫彷徨，这么坚强、这么革命的老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了大半辈子，怎么突然变成了人人憎恨的“叛徒”？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得知真情，黄霖同志在那人妖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倍遭迫害，被关押了九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还不实事求是地做结论。老人无奈上告北京，最后由党中央作出正确的结论，才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知道后，从心里感到高兴和欣慰。

黄霖同志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历尽艰难险阻，经受了挫折与坐牢等严峻的考验。危难之时，他仍不忘记战争年代与之共同奋斗的老同志和老区的干部群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已经挨批斗，当年在桦南“李油坊事件”中突围出来的区中队队长田喜来独身住在原桦甸镇孙家屯，写信请黄霖同志证明其革命经历，以解决生活待遇问题。黄霖同志当时已身处逆境，但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证明，并给田寄去几十元钱

资助生活，使田感动得流泪。

他念念不忘桦甸的建设与发展。1984年8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离休老干部到东北休养参观，他和爱人胡瑞英同志（曾任桦甸县城关区区委书记，现已离休）放弃了去长白山旅游观光的机会，特意赶回桦甸访问干部群众。在短短的几天里，他走访了桦南乡，看望了干部群众，同一部分群众照了像，还专程祭扫了在桦南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陵墓。据陪同访问的桦甸籍同志说，黄霖同志回桦甸有两件事不满意：一是回治安屯看了以后，对民房建设规划不满意，认为“排列不整齐，怎么不很好地规划一下呢”；二是他回桦甸提出吃饭要清淡一些，不要铺张浪费，当陪同的干部说回乡里吃饭时，他生气了，说“还应该到老百姓家吃饭嘛！”是呀，当年打游击时，他就是和群众同甘共苦，吃一样的苞米糗子、大饼子，那时没油缺盐少菜，有大咸菜就很不错了，有时候连咸菜还吃不到，在工作累了时就招呼通讯员小吴“搞点开水吃呀”，别无其他要求。可见他虽然已离休并年高八十，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这次黄霖同志回桦甸，恰巧我也回故乡休假，途中听老同志说黄政委已回桦甸，我昼夜兼程赶路，多么想见到这位倍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呀！但当我赶到桦甸时，黄霖同志却于当天早晨离开了桦甸，懊悔得我连晚饭都无心吃下去，彻夜不能入睡。我天天想日日盼，有朝一日一定要与这位老首长见上一面。

1985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翻阅着人民日报。突然，一段配有黄霖同志遗像的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共产主义忠诚战士黄霖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惊得我目瞪口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这是事实，顿时热泪夺眶而出，面前报纸上的文字模糊起来。镇静片刻，我含泪顺着报纸上的文字读了下去。

“黄霖同志是四川省新都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

堂，1926年底投奔到北伐军，1927年到贺龙同志部队任第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初他返回四川后，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新都县城区区委书记。1930年至1933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机智勇敢地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黄霖同志曾两次被俘，四次被捕，历尽艰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七·七”事变后，经我党营救，黄霖同志于1937年8月出狱，10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处处长、马列主义学院研究室支部书记、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1945年10月，黄霖同志随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长春市东荣区区委书记、桦南工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桦甸县委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5月，他被派到江西工作，任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和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1952年12月以后，他任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反复读着这篇报道，字斟句酌地品味着每个字、每句话的含意。我们党对这位老同志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是对黄霖同志的一生所作的最正确的结论。他把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交给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个结论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毫无过份之处。他虽然溘然谢世，但他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活着的人们一定要学习他的革命思想和高尚品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生。

安息吧，尊敬的老政委黄霖同志！

黄霖同志永垂不朽！

（瞿林祥整理）

作者简介：曹振，吉林省桦甸市人，原延边医学院人事处处长，1987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1984年8月黄霖同志回桦甸访问期间，同爱人胡瑞英同志在其曾经工作战斗过的李家油坊屯（现桦甸市大肚川村福利屯）合影

辛辅余摄影 曹振供稿

刘毓麟烈士传略

赵青山

刘毓麟，于1925年出生在吉林省桦甸县一个贫苦市民家里。刘毓麟的祖籍是山东省莒县。在旧中国，其父刘文山等兄弟四人随同其祖父刘兰舟逃荒到桦甸，在松花江地窖子一带以开荒种地为生，其父刘文山在此娶妻成家，全家耕耘土地的微薄收获，屡遭土匪洗劫，财产空空。刘毓麟的四叔刘文河被土匪绑进深山，因无钱赎回，被残害致死在山上。

为逃避匪患，刘毓麟父辈兄弟四人被迫析居，于1923年刘文山带领全家移居到桦甸县城，依靠卖工收入过活，还得节衣缩食供养刘毓麟兄弟姐妹七人先后上学读书，生活十分艰辛。刘毓麟自幼就陷入贫困的家境，只念了六年书，1945年毕业于桦甸县明桦国民初级学校，再无力升学深造。

“8.15”光复，饱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之苦的刘毓麟一家重见天日，欢欣鼓舞。1945年11月28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又赶走了国民党桦甸县地方维持会及其所拼凑的反动武装，桦甸人民获得了解放。

1945年12月，刘毓麟偕同兄长和弟弟四人及一批进步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投身于革命。刘毓麟的二兄刘毓臣参加桦甸县城关区政府做会计；刘毓麟和四弟刘毓春同时参加中共桦甸县委举办的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其五弟刘毓田参加桦甸县横道河子区政府工作。

刘毓麟性格爽朗，聪明伶俐，处事敏捷，被人誉为兄弟五人中的三尖子。

刘毓麟到县委干部训练班之后，刻苦钻研，认真聆听革命理论，课余时间还向邻里青年宣传参加“八路”光荣的道理，在他的影

响下，有的青年也投身于革命。通过学习，刘毓麟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结业后被派到第二区政府任司法股长（即公安助理）。他到职后一心扑在工作上，距家只有十公里，很少回家，积极投入到反奸清算的斗争中。他深入村屯，热情地向广大农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铲除汉奸，斗争恶霸和日伪残余势力。刘毓麟在反奸清算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鼓励群众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深受广大群众拥戴。

刘毓麟爱憎分明的立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引起了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1946年5月28日实行战略转移时，按照中共桦甸县委的统一部署，第二区全体工作人员在区委和政府领导的带领下，随同副县长王依群向东转移，刘毓麟因处理公务，未能随队撤离。于6月2日刘毓麟只身东进追赶队伍，途经金沟子屯时被伪部落长高青山发现，当即纠集伪保长杨兆文和受过清算、心怀不满的杨德胜密谋，手持铁锹、斧子、镐头尾随追赶。向北追出约一公里处，高青山等埋伏在路边树丛中，由一人快步急追，谎称屯里有工作队员等候，将刘毓麟骗回，在折返路上经过埋伏地点时，高青山、杨兆文和杨德胜等从树林窜出，一拥而上，将刘围住。刘赤手空拳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终因身孤力薄，在敌人铁锹、斧子、镐头横飞乱砍之下倒在血泊中。杨兆文等又从死者身上搜取现金650元，并将衣服扒光，剥断双腿，挖坑就地掩埋，惨状目不忍睹。刘毓麟遇害牺牲时年仅22岁。

害死刘毓麟的当天晚上，由杨兆文、高青山、杨胜德主持召开全屯群众开会，当众宣读了他们在会前拟好的“处死八路军司法股长的报告”，强迫30名群众联名盖章画押，次日由杨兆文亲送伪国民党桦甸县政府，事后受到“通令表扬”。

噩耗传到刘毓麟的家中，全家老幼忧心如焚。但在国民党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有苦无处诉，有冤不能伸，只好饮恨吞声，刘毓麟的母亲哭的昼不能合眼，（下转第20页）

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 军政学校在桦甸

徐 明 举

1946年元月15日，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军政学校一行40余人，由吉林市出发，经三天的长途跋涉，于18日抵达桦甸。在伪满时期留下的一所小学校（今桦甸三中）稍事休整之后，正式开课。到1946年5月28日，奉命转移离桦。其间，主要活动情况如下。

（一）学员来源

学校来桦之后，队伍不断扩大。很多有志的朝鲜族青年，纷纷投入这所熔炉学习、锻炼，他们大体来自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也是主力部份，即从吉林市随校部迁来的40多人。其中包括原桦甸县科协副主席张云龙（已离休）和他的同窗好友徐铁。第二，是在桦甸就地招生。有从八道河子来的金亨基（后任桦甸县物资综合公司经理，已离休），有横道河子来的李永善。李在学习期间任过政治队第二区队长，学校转移到延吉后任指导员；解放后任桦甸县邮电局支部书记，后来调省邮电系统工作。第三，是从舒兰来的。其中有后来在磐石任过县委副书记的张孝述（已离休）。第四，是从长春来的。从长春来的这一部份人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其中大部份是南朝鲜李承晚派的。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鱼龙混杂，使这些人混进了革命队伍。后来发现很多人从事特务活动，到延吉后受到清洗。除此之外，磐石、延边、永吉等地，也陆续来了一些学员。学员来自各地，文化水平、修养、成份等等参差不齐，有文盲，还有大学毕业的。

（二）编制与领导

学校开头为两个队（相当于连），一个是政治队，一个是军事队。每个队下设三个区队（相当于排）；每个区队下设三个小队（相当于班）。还有30多名女学员，自成一个区队，她们同随校来桦活动的第七支队宣传队20多人，合成一个队。再加上一个警备连和校部工作人员，总人数约500人左右，均为朝鲜族。

学校的领导大部分是从延安来的。其中，有些人是在日本读书期间和在朝鲜国内被日本帝国主义征兵入伍，参加侵华战争，后来在战场上辗转到了延安，经过一段学习，“九·三”胜利后被党派来东北。

校长由第七支队长朴勋一兼任，他后来回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备局长。副校长是崔明，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身体素质很好，遗憾的是解放后犯有严重错误，畏罪自杀。教育长姓尹，长着一双大眼睛。

教员有了民树，此人眼睛有点斜视，朝鲜战争爆发后，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授大校军衔，在一次战斗中光荣殉职。组织科还有一位朴善初，专门负责发展党员工作，解放后任舒兰县人民银行行长（已离休）。教员中的裴克，大学生，解数后出任延边大学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得到平反。裴的爱人叫黄贵贤，也是大学生，戴眼镜，在军政学校任政治教员，解放后也去延边大学工作。

军事教员是由长春来的，一个叫李容述，一个叫金泰钟，两人均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相当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很有水平。军政学校的军事教材，都是由他俩编写的。后者是南朝鲜派的，学校转移中发现其有特务活动，到延吉被清查后入狱。

政治队的队长是柳时昌，也是大学生，长于文学修养，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讲一些生动活泼和有趣的故事。军事队的

队长是金铁石，学员们都习惯地称他铁石，是伪满时期在日本金大学应征入伍的学生兵。

宣传队在桦期间，其业务负责人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内务省协奏团指挥柳光准（音译），授大校军衔。副指导员是桦甸县横道河子人蔡明吉。曾经在桦甸初中任教的金东浩也在宣传队任过副队长。

（三）课程设置

政治队的课程设置为：政治课70%；军事课30%。军事队的课程设置为：政治课30%；军事课70%。政治队的培训目标是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学员毕业以后，充实基层任连指导员、副指导员。军事队的培训目标为基层军事指挥人员，学员毕业以后，充实到基层任连长、副连长。

政治课教学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和《辩证法》等，没有教科书，学员听课靠笔录。政治理论课明确指出，扎根中国，为朝鲜独立、解放而奋斗。学校性质同军队一样，同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任务是解放朝鲜。

军事课，主要是军事训练。讲授过连一级的进攻、防御。在现桦甸乡太平屯南山的小砬子上挖过散兵壕和重机枪掩体。想不到这些训练时搞的设施，在学校转移前阻击敌人时还真发挥了作用。

1946年—1947年间，驻桦甸县江东根据地的保安团以及七十二团的大多数军政干部，都是该校的学员。

（四）社会活动

军政学校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担任会场警卫和刑场警卫。宣传队则搞过街头演出，开展社会宣传活动。1946年3月1日，还搞了一次校内文艺演出，有独唱、合唱、小话剧等。从长春来的一个男学员专门扮演女的，很会作戏；还有一个长着大胡

王子的，戏也演得很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1946年5月28日，军政学校奉命随桦甸县党政机关转移。军政学校的重机枪排最先离校，其他人陆续行动，当晚宿北台子大盛屯。第二天起大早，经金沙、桦树、横道子等地离开桦甸县界，转移路上，士气十分旺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无一叛逃。斯时已改军事（营、连）编制，杨尚坤团长很器重这一支部队，曾随队共同走了一段时间。到江东后，重机枪排的30多名学员编入了桦甸县保安团；其他学员于6月初抵达延吉，开了一次大型运动会。之后，由七支队政治处主任丁树民同志率领，撤至汪清罗子沟，同吉辽军大、延边大学、朝阳川教导队合并，成立了吉林军大。最后，改为东北军大吉林分校，校长周保中，副校长涂锡道，政委朱式焕。

注：此稿根据张云龙、金亨基提供的资料整理。

作者简介：徐明举，职称馆员，桦甸市文化馆调研部主任。

（上接第15页）副县长王依群及干部群众400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人们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纷纷在英雄的灵前举拳高呼：“一定要为死难烈士报仇！”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松花江上的白雪，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敌人的血腥屠杀，不但没有吓倒人民群众，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更加激起了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广大贫雇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迅猛之势，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洪流。

作者简介：常秉智，社会科学助理研究员，现任桦甸市地名办公室主任。

二十家子事件始末

常秉智

1946年冬，我警备二旅及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在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开始向据守在松花江以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攻。

1947年1月8日，警备二旅四团解放了桦树林子，盘踞在太平屯、莫拉良一带的敌人闻风而逃，龟缩在常山屯以北地区。为了开辟新区工作，中共桦甸县委决定，将太平屯、半拉窝集、吴家屯等地，划归五区——横道子区管辖。

1月22日（旧历正月初一），横道子区的军民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户户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区委决定：以横道子、五道沟两个联防村的农民、学生为主体，组成两个大型宣传队，宣传党的政策，活跃节日生活。横道子秧歌队主要活动在寒葱沟上下屯、二道河子上下屯、漂河川、半拉撮落一带，我当时16岁，担任横道子区儿童团团长，并参加了区秧歌演出队，五道沟秧歌队则由区委书记兼政委王峙及王鸣歧、史汉民、戴光新、王忠文、张文斌等武工队员率领，赴江西太平屯、半拉窝集一带活动，并由30余名区中队进行警卫。1月31日（旧历正月初十），五道沟这个由近百人组成的大型宣传队，从桦皮甸子出发，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白雪，跨过松花江，到达新解放区半拉窝集屯。傍晚，王峙同志带部分武工队员到吴家屯（现常山镇新兴屯），召开村屯干部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屯边的哨兵发现西山上有人活动，立即向王峙同志报告。王政委当机立断，率工作队员返回半拉窝集，并派当地农民纪贵去吴家屯侦察敌情。纪贵到吴家屯后，即行叛变，向敌人告

了密。王峙久等纪贵未归，预感情况不妙，又率全体宣传队，连夜返回江东二十家子屯。到达二十家子屯时已是午夜时分，真是人困马乏，一些学生再也不能走了，于是决定宿营。

2月1日天刚拂晓，国民党长白军一个营、六十军一个连和旺起自卫队等共600余人包围了二十家子，一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区中队及一名武工队员在赵队长率领下，从敌人两部的结合处，冲到了江边，30多名武工队员从一个20余米高的石砬子上，坐在齐腰深的雪里，一个个滑向大江，突破了重围。王峙率领其余的武工队员及教师、学生由屯内冲出，当越过敌人机枪封锁线后，王峙身边只有两名工作队员。王政委命令他俩继续顺山沟向外突围，而他自己则又返回屯内，将一些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第二次突围。当敌人机枪稍停的瞬间，王峙同志喊了一声“跟我来！”一跃而起，越过十多米宽的一块平地，跳进一条小沟内。可是所有学生、教师却没有一个跟上来的。王峙同志胸部、腹部三处受伤，他强行站起，冲到山坡上的一个坟地后，鲜血已染红了棉衣。他左腿跪在地上，右手紧握着驳壳枪，渐渐地停止了呼吸。

此时天色渐明，敌人开始冲下山来扑向屯中。在屯外江边，敌人捉到了王峙同志的警卫员小金（朝鲜族）。一个敌军官拷问王政委在哪里？小金响亮地回答：“我不知道！”敌人惨无人道地把十几把刺刀前后左右地刺进了小金的脊背、腋下和胸膛。冲进屯内的敌人，将盖福祥五名教师和张文斌等四名武工队员，以及30余名学生搜出，一起押到江边。青年学生张景春因在秧歌队中扮演蒋介石，身上仍穿着演出服装而被敌人发觉，当即被拉到队伍前面。凶恶的敌人扒光了他的上衣，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胸膛，取出心肝肺，挂在他的肩上，其状惨不忍睹，其余的人全被敌人押走。三个月后，武工队员戴光新从敌人的集中营中逃了回来，而其他一些人却杳无音信，至今无下落。

2月3日，三位烈士的遗体拉回横道子。（下转第13页）